

自己的条件，在不同的环境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

有了稳定的收入，保证了资料点的正常运行，买机器、耗材、做资料得心应手。自从修大法以后，我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观念：修大法是有福份的。在迫害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保持这样一念：修大法就是有福的，该是我的什么也不会失去，无论家庭、工作都应该是最好的。因此，在迫害最严酷的时候，我从未缺过钱，并拿出一万多元，支持大资料点，稳定的做着证实法的事情。

因为做到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有稳定的工作，工资及各方面待遇也很好，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很佩服我。而我与同龄人相比，显的年轻且精力充沛，很多常人也羡慕我。表面上我好象失去了，其实我什么都得到了，更加证实大法的美好。

我现在突破怕心开始在户外炼功，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自然中被能量包围着，心情无以言表的愉悦。有常人问我：炼什么功啊？我说：法轮功。他说：还敢炼啊？我就借此机会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用炼功这种方式救众生，证实大法。

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体会，有很多经历因时过境迁及写作能力有限，心性的升华表达不出来，但是信师信法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是大法改变了我，把一个过去满身业力、自私、随着常人洪流下滑的常人逐渐转变成健康、高尚、被人尊敬的大法徒！在大法中锤炼自己，我感到幸福、快乐！

在修炼中，还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有大法的指导，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会做好，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不管修炼道路还有多远，我会更加努力“以法为师”修好自己，不断的升华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圆满随师还！

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合十！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九年
一月廿二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十二）

大法化解了我对丈夫的怨恨	2
归途	5
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好走正	10
平稳走好回家路	18
重建资料点	35
风雨无阻正法路	40

大法化解了我对丈夫的怨恨

文 / 山东省大法弟子

“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是大陆大法弟子的又一次偏得，是大法弟子修去人心、提高升华的好机会；也是同修圆容整体、解体邪恶、走向神界、树立神威的过程。

“第一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征稿”时，我投了稿，没有发表，知道自己在法理上认识不清。后几次很想写，可是总是受人心干扰又无从下笔。这一次又是如此，因为老想着写稿之事，不能静心学法，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知道这是邪恶在干扰，因为写大法修炼心得，也是在灭尽邪恶、救度众生。我发出强大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并请求师父赐给弟子智慧。

几年来随着学法修炼，觉的自己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可是对照法的要求真是相差太远，可幸的是不管怎样摔打我都能坚定的学法，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终能冲出迷雾，回归正路。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

向内找，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圆容家庭

自结婚开始我就觉的丈夫不会关心我，再加上婆母家的一些琐事，我俩争吵不止，他常对我大打出手。在丈夫的打骂和家庭贫困中，我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等疾病，那时我真是怨恨他，想到离婚又怕丢人，想自尽又舍不得父母、孩子。面对粗暴、懒惰、有不好行为的丈夫和他那不公平的家庭，带着有病身体的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死更难。

在绝望之时我喜得大法，得法的第一天伟大的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第七天就让我看到金光闪闪的法轮，使我真切的感受大法的真实存在。大法的神奇功效使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飞。从那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健康、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有了好的身体和大法的指导，在单位脏活、累活我从不挑剔，不管干什么我都兢兢业业做好，被单位评为先进生产者，还被评为竞赛标兵（能手）；由于诚实、肯干，老

而且我对这个人有一种观念，我曾给她讲过真相，她就是什么都不相信，而且她在单位里本来就和大家一样是普通员工，却什么事都管，领导给谁点什么好处，她都要挑挑毛病，惹的大家不高兴，管她叫“二管家”。所以渐渐的我对她也产生了一种观念，觉的这个人不怎么好。作为一个炼功人，怎么和常人一样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呢？遇到矛盾不能向内找，惹着自己就动心，就难受了，就和常人发生冲突，这怎么行呢？修炼是严肃的，我不能带着矛盾辞职，那样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必须无条件向内找，多学法修好自己。

转变观念以后，我端正工作态度，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工作认真完成，慈悲对待每一个人，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我每天对她发出一念：你是善良的，你会变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终于改变了，我们又能和睦相处了。

零六年，我从看守所回家后，又到单位上班。在回来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单位因我被绑架，又雇了一个会计，我到单位去收拾东西准备辞职。我当时悟到：不管这事是真是假，就放下心，一切顺其自然，不能因为我影响了工作，雇人是正常的，回去我就辞职。

在我回来的第二天，老板带几名员工来看我，我告诉老板：出了这事儿，我不想再上班了。老板说：我非常满意你的工作，欢迎你继续回来工作，待遇提高，你休息几天就上班吧。

上班后，老板给我提了工资，每年给我五千元打车费，以免坐公交车很辛苦，还告诉我，有事早点告诉他，好保护我。我很感动，为又一个生命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而高兴。而新雇的会计也留在了单位做其它工作。

在工作单位，我不放过一个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你安排。老板的亲戚、外来办事的，一个又一个有缘人来到我身边，就连保安、清洁工也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有时我还利用午休时间，在单位周围的小区发真相资料、光盘；回家的时候，提前两站下车，在附近的小区发完真相资料顺道回家。

处理好正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后，我不再执著没有时间学法、做资料，相反，在单位我的工作相对清闲了许多，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学法，晚上学法后做资料，白天发放，根据

为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修炼，接触更多的人讲真相，二零零四年末，我到一家私企工作。第一天与老板见面，我就谈了自己炼功的一些情况，老板没有因为我炼功而拒绝我：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你炼什么我不管。你对工资有什么要求？我说：试用几天，你觉的行，就看着给吧。几天后，老板非常满意，给我的待遇很不错，我正式上班了。

在私企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讲真相，大多数人做了“三退”，经过几次讲真相老板也退了团队。

上班以后环境不同了，每天接触的都是常人，而且单位离家远，每天要倒几次车，坐很长时间才到家。学法、发正念时间少了，做真相资料的时间也少了，逐渐出现懈怠的状态，放松了个人修炼，心里着急。由于没有处理好正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觉的上班耽误了正法的事情，不愿意上班想辞职。先生不同意我辞职，我每天就象给他上班一样，总想提前回家，工作不踏实，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因我有双休日，而且没事的时候，老板就让早走一会儿。老板的亲戚对我有想法，说我对单位工作不上心：你也是打工的我也是打工的，凭什么你工资比我高，你可以晚来早走？我开始忍着不与她计较，时间长了，她经常因一点小事就找茬训斥我，我心里不平衡了与她辩解，被骂了一顿，心里很委屈找老板辞职，老板了解情况后不同意我辞职。

过后我很后悔，苦恼自己没有处理好工作关系，与常人发生矛盾。静下心来多学法。师父讲：“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通过学法，觉的工作没有错，在哪儿都可以修炼，在哪个都有需要救度的人，都要做好。

整理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情况，为什么出现了矛盾，就是忽视了学法，而且学法没有入心，没有按法的要求修自己。那么，法的内涵能显现吗？所以遇到问题就处理不好。

板给了我职工中最高工资。工作中我善心待人，我的品德受到几届领导的好评；我努力按真、善、忍做事，用自己的行动向周围的人证实着大法的美好。

就是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却遭到中共邪党的诬陷和打压，为了替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毅然踏上了北京上访之路。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大法弟子让座给站票的乘客，在公交车我们向身边的人讲述大法的真相；在天安门我们善待警察，同时也让他们和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对大法坚不可摧的壮举。大法弟子的正念震慑着邪恶，在邪党的警车上，我们大法弟子齐背《论语》，吓得邪党小头子大声的叫喊，并拿出了警棍来壮邪胆，当他用警棍打了我一下时，我立刻将本没坐直的腰杆挺的笔直，将头高高的仰起，显出了大法弟子神圣不可动摇的威严。我这一正举震慑了操控恶人的邪恶，他们立即转过身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并且不敢用正眼看我们，只是用余光偶尔看我们一下。

邪党以拘留、罚款等各种下三滥手段对我施压、让我放弃修炼，都无济于事。只能更加坚定我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他们对单位和家人施压，每当我炼功时我丈夫就对我大打出手，那时我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凭着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保护下终于走到了今天。

当今天我能在家里坚持炼功时，诚心感激师父的呵护，心中也常常想起丈夫毒打我时的情景，不由的心中产生一丝怨恨，常觉他没有善念，不可救度。丈夫常对我说：你对谁都能原谅，就是对我不行。以前我听不进去这话，随着不断的学法，静心向内找果然不错——

我想起我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宽容的对待来监控、转化我的警察，我向他们讲大法的真相，并用我的言行来证明大法弟子的纯正。和我接触几天后警察闹笑话说：

“名上是让我来转化你，可是我看等几天我被你说的要跟你学功了。”并希望和我交朋友，临走时向我表示他会替我说好话的。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他，他笑着向我喊：

“小法轮功！”我对他喊：“法轮大法好。”我们都笑了。我真心希望他们都能善待大法，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还记的有一次我到地方讲真相，告诉几个人：天要灭中共，要想保命赶快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并记住

法轮大法好。他们都高兴的退了，我还用真相纸币在其中一位那里买了东西。接着我来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身边，刚开始讲他就破口大骂，并声称谁再把真相资料送到他家他就用刀杀。我一边发正念一边劝说，可是越劝骂的越凶，退了的那几个人也有些迷茫。这时我想：这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地方，怎能让邪恶猖狂？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大声的对在另外空间操控那男子的邪恶说：“你狂什么狂！”这句话一出，骂声嘎然而止，周围一片寂静，那男子的脸红了，愧疚的低下了头，周围的人也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

当时我看着那男子，心中没有怨恨，只希望他能得救。以后我和同修经常为他发正念，再后来一位同修终于给他退了。现在他看到我们老远就热情打招呼，那是他生命明白的一面在高兴。是啊？为什么我能慈悲对待骂自己的世人而不能宽容自己的丈夫呢？一个能和大法弟子结为夫妻之缘的人，他能是一般的生命吗？

我向内找：丈夫为什么打我、骂我对我不好？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几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魔炼人心、去各种执著心的魔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的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的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的去。”（《转法轮》）我明白了，也许我和丈夫前世怨缘太深，我欠他太多，如不得法我会在病痛和打骂中苦熬一生。得法后师父帮我拿掉了病业，从新安排我的人生，随着我学法修炼和心性的提高，来善解我和丈夫深深的怨缘，而我却迟迟不悟，对丈夫的怨恨已成强大的执著而不自知，心性迟迟提高不上来，旧怨未解新怨又起，过强的执著迷失了方向，以至于过强的人心阻碍了自己的神念，约束不了邪的因素，让邪恶钻了空子，想毁我丈夫这样的生命。悟到此法理我倍感后怕：差一点因为对丈夫的怨恨，自己太重的执著毁了一个生命。

当我找到了执著心，对丈夫的怨恨心没了。有一天我做了个梦：在我家里，丈夫指着一只瘫软无力的一只小狼问我：把它打死吧。我说：别打死（心想毕竟是个生命），把它送出去，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指了一下西南面）。

姐”，因为这，一天早晨警察巡房，报号的犯人上报我绝食，竟想不起我的名字被警察骂了一顿。

在我绝食二十多天的时候，公安分局来人非法提审我，知道我绝食就给我先生打电话，当时先生在那边急了：你要我命啊？赶快吃饭！在情的带动下，我对绝食有些动摇。就在这时，有五位同修来看我（在我绝食期间家人和同事要来看我，谁都不让见），鼓励我千万不要被情带动，就信师信法。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正往一座很陡的山上爬，先生在上面伸出手想要拉我，“唰”一下从我身边滑下去了。这时从旁边过来一个人扶着我，安全的过了这座山。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对常人有任何的依赖心，常人帮不了我，只有师父能救我。于是，我放下情，坚定的又开始绝食。

又过了些天，劳教局来人给我劳教，说象我这种情况要判多少年多少年。我当时有一点沮丧，但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一切心，什么都不想，我不怕劳教，也不怕判刑，就象出家一样，断绝世俗间的一切。只是还有救度众生的使命没有完成，我不能就这样被劳教，邪恶说了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我在心里一遍遍的背法“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同时发正念清除一切阻碍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经过三十五天，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正念加持下，我又汇入了正法洪流，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

四、摆正正法修炼与工作的关系 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

买断工龄回家以后，很多常人不理解，认为我修大法很傻，那么好的工作不要了，是不是很亏。我说：是，在常人看来，我是失去了很多，工作或者事业上的辉煌，可那都是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而我得到的，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身体健康了，十几年未吃一片药，既不花钱也不遭罪；而作为一个常人，到老了得一场大病存多少钱够花呢？道德提升了，家庭、邻里关系融洽了，大家和睦相处，人人尊敬我，这是能求的来的吗？内心清净了，该得的我要，不该得的我不争。你说我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经我这样一说，一般人都很认可。而我一直觉的修大法是有福份的，不该失去的绝不会失去。

要能接触上的都去，很多亲友明白了真相，表示将来也要修大法。婆婆家是个大家族，亲朋好友特别多，我也经常回婆婆家讲真相。因为我被迫害，有的人不理解不让讲，有的人因害怕不敢听，我不气馁，只要有机会我就讲，就包括曾经骂过我、冷落过我的，我也不怨恨，仍然抱着善念：我就是要救你。经过一次次的讲，终于金石为开，几十人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很多人入道得法。在我公公去世时花了一万多元丧葬费，我有四个大姑姐，三个大伯哥，当时大家聚在一起谁也不作声，谁也不说这钱怎么分摊。最后我和先生表态这钱我们自己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全家人象过年一样喜气洋洋，一点没有办丧事的感觉。邻居家办丧事，因为几百元钱哥兄弟打的反目为仇，而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一点争执。大姑姐一个劲儿的赞扬我。我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改变了我，否则我不会有这个境界的。通过这件事在亲友面前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神圣。现在他们抢着要资料并表示看后给他们的亲友看，还有的帮我发资料，他们都觉的和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一家人非常和睦。

二零零六年因修炼中有漏又一次被绑架。刚进看守所，看到犯人蹲在地上吃饭，还有警察看着。我不是犯人，我不能吃这里的饭，那是对大法的侮辱，我开始绝食反迫害。我每天背法、发正念，然后炼功。作为大法弟子，在哪里都不能忘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我每天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在回家之前三十多人退了团、队。

因屋里有监控器，刚开始炼功，心里有些不稳，就站在门口炼功。有一天我正在炼第二套功法，值班班长就通过监控喊我：站在门后不累吗？我悟到是因为自己的怕心才喊我，于是我每天站在地中间炼功，再也没有被喊过。

当我绝食到第五天的时候，感觉呼吸困难，很憋气，有点怕，但马上就悟到：我不能轻易就放弃身体，我还要用这个身体救人呢，而且有师父保护，没问题。就在这天来了四个膀大腰圆的犯人拉我去灌食，我用全身力气喊“法轮大法好”。有的犯人替我担心，为我落泪。

经过讲真相，大家对我都很好，有的暗地里帮我，让我坚持下去，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做好。被非法关押期间，犯人从不叫我名字，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都叫我“大法

丈夫把它送出去了。我悟到，是我提高了心性，师父帮我家清理了空间场，善解了我和丈夫的怨缘。从那以后暴躁的丈夫变了，再也不凶残的打我了，也不干扰我做大法的事了。有时到点我发正念，他还能帮我做饭。人也变的勤快了，身上的不好的行为也在归正，身边的人都说我丈夫象变了一个人。同修说：以前到你家心里不舒服，现在到你家真是感到和睦了。我家现在真是沐浴在师父的慈悲中。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归途

文 / 内蒙古大法弟子

师尊好！同修们好！

我是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以下是我的交流稿。

一、得而复失

一九九八年春，我喜得大法。那时只是从感性上知道这部法太好了。当时市面上所售的师尊讲法我几乎都请回了家，如饥似渴的读完一本又一本，欣喜中知道自己冥冥中苦苦寻求的终于找到了。

可是，由于我本身有对情的强烈执著，追求向往浪漫、甜蜜的美好生活，渴望丈夫的百般体贴和万般恩爱，旧势力看到了这一点，在我得法仅三、四个月时，便利用我的执著与宿世的冤怨，开始迫不及待的对我进行所谓的考验，结果，由于学法不深，我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在我当时看来已经无法解开的家庭矛盾中决然与丈夫离异，和那个「浪漫、体贴」而又答应与我一同修炼的男人开始了一年多的「苦恋」。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他没学，我也放弃了修炼。这期间，我仍能时时感觉到法轮在我腹部不停的旋转，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现在想想仍心痛到要落泪，那是慈悲的师尊不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苦苦等待我走回来呀！可我却罪恶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越滑越远……

二、重回归途

二零零三年新年期间，漂泊的我从甲市回老家探望孩子和父母，在母亲（同修）的一再劝说下，我看了师尊《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边看边能感受到那来自生命深处的急

切与震撼，我强烈的意识到：再不走回来，就将失去这万古机缘！我从心底发出了坚定的一念：从现在起，我要从新修炼！随即，我扔掉了随身携带的药品，跟它们说永别（因长期在外漂泊，我患上了胆囊炎、心脏病、失眠、卵巢囊肿等疾病）。那一晚，我也没有用酒去帮助自己睡眠（长期以来，我都是每晚喝一杯酒才能入睡）。躺在床上，想着从现在开始我又走向正道，从新修炼，就象飞累的小鸟找到了一棵可以遮风避雨的大树，内心无比的宁静、安详！几年来，我第一次睡的那么沉、那么香，几天后独自打坐时，我看到亮晶晶的法轮从遥远的天际旋转而降……慈悲的师尊原谅了我这个迷途的孩子，无限的感恩、生命有所归属的安然、幸福感溢满心间……。

三、助师正法

（一）身在异地

带上宝书《转法轮》我回到甲市。在师尊的安排下，我认识了甲市的一位同修，她给我带来了《明慧周刊》及新经文。很快的，通过修炼，那些疾病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我由衷的感激慈悲的师尊，更深感自己已失去太多宝贵的时间，便开始大量拜读师尊所著《转法轮》及各地区讲法和《明慧周刊》，几乎每天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学法上，炼功也一天不落的坚持着。那时每天必读三讲《转法轮》，时间充足时一天就读五、六讲。很快的，通过学法和看《明慧周刊》我悟到：自己的修炼是应该和证实法连在一起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真正的使命！于是，我购买了大量的信封、信纸、复写纸和邮票，开始写真相信件，每天能写二、三十封，写好后出去邮寄、散发。当时我有个朋友跟公安系统的人比较熟，通过跟他聊天我知道了许多公安局、分局、派出所的人员的名字和职务，我都一一记在心里，写在纸上，然后给他们分批邮寄真相资料和劝善信。他们虽然职业特殊，但生命是平等的，他们也是应该被救度的可怜的众生啊。

那时我也开始尝试给身边的朋友讲真相。当时还没出《九评》，没涉及到三退，只是讲大法的美好、中共的无理迫害、大法洪传世界等。我认识的一对善良夫妇明白了真相后，还主动帮我去散发真相信件和资料，给邻居发完后不放心，还智慧的敲门进去跟人家探讨一番，帮人家进一步了解

中出现的问题，我说稍等一会儿，她不耐烦了，用很尖、很泼的声音喊我，当时所有的同事都低下头，不好意思看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稳定一下情绪不让自己动心，然后过去帮她解决问题，同时平静的对她说：有问题等一下，不在乎这几分钟，你这一喊，大家听到对你不好。大家都赞叹我，说我炼法轮功真有涵养。

每遇到矛盾，我就用法严格要求自已，你说我好、说我不好我都不在意，并耐心的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技能无私的教给同事。过去我公司每年搞一次岗位业务练兵，我是第一名，对业务、技能比较保守，不愿意告诉别人。通过我的转变，很多同事都愿意和我说心里话，有了矛盾愿意和我交流，而我每次都用大法的法理启迪他们的善，用法中修出的善化解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赢得了同事的钦佩，在公司系统见证了大法的美好。

三、在反迫害中修好自己 证实大法的美好

九九年大法被迫害，我因进京上访及做真相资料两次被非法关押，二零零一被逼迫买断工龄回家。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我开始全身心投入正法洪流。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我与同修配合，走上街头、逛商场、乘车、同学聚会、婚礼宴请利用一切机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有时遇到不接受的和不好解答的，我就及时向内找，是否善心不够，心态不纯，及时归正自己，并将遇到的问题在学法组讨论，积累更多的经验。我们还非常重视自身的形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无论在哪里都代表着大法的形像。大法弟子良好的风貌，包括一言一行、从心底里发出的善，都能充份的展现大法的美好，让世人对大法升起敬仰之心。所以我们每天上午大量的学法、发正念，不断的纯净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下午出去讲真相。把讲真相的事情当作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份，逐渐的越讲越好。记的一次在公交车上讲真相，由于讲的太投入了，车到站了我竟浑然不知，同修拉着我下车，我还沉浸在讲真相的状态中。还有一次在外地，给三个女孩儿讲大法弟子为救度世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女孩儿把唯一的凳子给我，让我坐着讲，三个女孩儿围着听，感动的边听边流泪。因心态很纯，基本上我讲真相都很愿意听。

我回老家走亲访友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只

九七年我单位财务系统上电算化，派我去学习。那时的我从未用过电脑，连开机、关机都不懂，学习一周，回来就要上系统，我单位业务量又大，当时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我相信修大法开智开慧，我会做好。我每天顾不的吃饭、休息，很晚才回家。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财务系统电算化，而且计算机操作已非常熟练。（为以后做真相资料及建家庭资料点打下了基础）单位领导很高兴，肯定我的工作。那时大家都知道我炼法轮功，而且人品很好，工作踏踏实实，各方面都很优秀。在过去无论身体还是心性我都做不到的。因我的工作非常出色，在公司系统（公司跨省有十一个分公司）都很出名，公司财务老总也很欣赏我，觉的我除了工作能力强，为人处事都很好，培养我做后备干部。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心性方面的考验。由于我单位财务有十几人，而且都是年轻人，在工作中谁出了成绩，个别人妒嫉心很强，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也不例外。一次科里开会，一个同事故意在领导面前说我的坏话，我手指着她刚要回应，马上想起我是炼功人，手放了下来。所有的同事都看着我，我就象没事一样，矛盾就这样化解了。过后，很多要好的同事都说我：你太能忍了，要是我……。我笑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就把师父的讲法背给她们听：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炼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

为了让自己更平静，我就把这段讲法抄下来放在办公桌上。

因我公司财务用的是网络系统，各办公室都有电脑，而那时计算机刚普及，大家对电脑也不是都很懂，除了自己要操作系统，还要教大家使用。一次，我正给打印机加墨，弄的手黑黑的，另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叫我，让我帮她解决操作

真相。后来在我组建资料点后，他们帮忙修机器、进耗材，对我帮助很大。我为这些生命的觉醒而感动，为这些生命得以被救度而欣慰。

几个月后，我毅然关掉了甲市那个比较赚钱但不正当的生意，租了一处楼房暂住下来。在师尊的精心安排下，我又联系上了甲市的另两位同修。通过交流，知道当地真相资料供不应求，于是，我用手中的积蓄先后买了两台复印机，开始大量印制真相传单，那时没有想过买电脑，只是从别的同修处拿到各种传单后，有些直接复印，有些经过剪贴从新搭配后再复印出来。后来，由于别的资料点忙不过来，我就又承担了复印紧缺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的任务。那时每天除了保证学法、炼功、发正念外，就是全力印制、折叠真相传单。不忙时就独自背上满满一包材料，大约有二、三百份，少时也有一、两百份，到各居民区去散发，大概每周能出去两、三次，那时由于学法跟的上，心中装着法，根本就没有怕，一心只想着去救人，背着沉甸甸的资料心想：这背的都是众生的命呀！一路上，我不停的反复背诵着《论语》、《助法》、《威德》、《正神》、《正念正行》，发资料时也不停的发着正念，求师尊加持，清除我所到之处的一切邪恶，让有缘人都能得到真相资料，都能得救，让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得救。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五、六层高的楼我一连爬十几、二十个单元，爬时不曾想会爬不动，也就真的能爬上去，因为那时心中只有众生。虽然每次都是汗湿衣衫，但从未觉的苦和累，总感觉无比的充实与开心。

后来，我和甲市甲同修共同配合，制作了很多真相条幅。甲同修是一位五十几岁的阿姨，别看她年龄有点大，出去悬挂真相条幅、散发真相资料却一点也不落后。爬高、越沟都比我胆大，身手灵敏，走路生风，家人叫她「飞毛腿」。我们互相配合，把条幅悬挂在了主要路口、干道和闹市的街道两旁，极大的震慑、清理了邪恶。还制作了各种小粘贴，贴满了大街小巷。后来，母亲也来到了甲市，我们共同精进，共同配合，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千家万户。

当时，家乡的迫害形势还很严重，资料点少、资料紧缺。为了救度那里的众生，我与母亲几次赶制各种传单送了过去，支援家乡的同修。甲市距我家乡不是很远，坐车仅需

七、八个小时的车程，一天即可打个来回。于是我萌生了亲自回家乡救人的想法。经与同修切磋后，大家都正念支持。于是，我和甲同修及母亲一同登上了返乡的列车。一路上，我们不停的发着正念，下车时正是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开始发资料、贴粘贴、挂条幅，第二天凌晨又坐车返回甲市。据说那次对家乡邪恶震动很大，它们甚至出动警力封闭了一个很大的居民区，最后落个瞎折腾。后来，甲市的乙同修和我及母亲又回去了一次，从南城到北城把真相粘贴贴遍了。

（二）回到家乡

零四年秋，我告别了甲市的同修回到了家乡。发现当地资料点少、资料紧缺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有的片区来了新经文和《明慧周刊》要十几人轮流看，看过一遍之后就赶紧传给下一位同修，想再多看一遍都不太可能。看到这种情况，我决定再买一台复印机，以满足当地同修的需求、救度更多的众生。

可是机器放在哪儿呢？我因暂住父母处，母亲因讲真相被恶人告发，此时已被再次非法劳教。父亲遭受了母亲两次被非法劳教的打击，已是心力交瘁，整日就是担心我会象母亲一样出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让父亲知道我所做的事情，「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此时，慈悲伟大的师尊看到了我的愿望，也看到了我的难处，又一次精心的安排了我与当地一位同修相识。我们见面后经过一番交流，当即决定马上买机器，就让这朵小花开在她的家中。

此时，一直未上班工作的我手中积蓄已不多，为了留点钱给资料点用，我和这位同修一起找了一份工作，以应付日常开销。后来，由于第一台机器太小、复印速度太慢，我又买了一台大点儿的复印机，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样白天上班，中午学法，晚上下班后和此同修一同做资料，有空时就出去散发。不久，《九评》横空出世，正法又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开始印发《九评》。当师尊的新经文《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发表时，为了让翘首以待的同修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拜读，我们连夜复印，让周围的同修人手一本。一位老阿姨在接过这本经文时，不太相信的问：「这本经文真的给我了？」同修肯定的说：「是真的！」老阿姨激动的说：「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说后真是既心酸又欣慰。

下就火了：考这点成绩签什么签？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其实，女儿每次考的成绩都很好。）因我不签，女儿在那儿哭。当时我正在熨衣服，突然熨斗里的水撒了出来，正烫在脚面上，我意识到自己错了，但心里还有些过不去。这时先生也与我吼，委屈的泪水一下就出来了。我忍着没作声，在心里一遍一遍的背着师父的经文：“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精进要旨》〈何为忍〉）渐渐的心平静下来。

晚上学法，拿起《转法轮》一翻，正好是〈失与得〉这一节：“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炼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的利益，怎样过的好，过的舒服。我们炼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转法轮》）是呀，我是炼功人，我想得什么呢？不是要得正果吗？我为什么把常人中的东西看的这么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还执著的不行。我怎么跟师父回家呢？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放下对女儿的情及对名的执著，一切顺其自然，就由师父安排。

后来在女儿读高中的时候，别的家长都租房子陪读，而我没有，我只是告诉女儿：做一个学生就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去学了，自然成绩该考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学习累了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女儿高考的成绩很理想，平时不会做的题，考试时超常发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二、体现修炼人的境界 在哪儿都是个好人

通过不断的学法，对法理有了更深的认识，悟到无论在哪里都得做个好人，除了圆容好家庭，在单位、在社会都得做好，体现修炼人的境界。

因过去有病，经常请假，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工作总觉得的不舒心。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也不请假了，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较，真正体现了师父讲的“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

（《转法轮》）

我们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

风雨无阻正法路

文 /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沐浴师恩已十几年了。下面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写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以此找出不足，修好自己，不断的纯净自己，更好的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一、修好自己 圆容好家庭

我从小体弱多病，别人说不得，碰不得。得法后所有的病都没了，生命就象重生一样，每天都很快乐。

修炼以前我在家一切都说了算，喝酒、跳舞，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刚学法，还不能做到向内找，有了矛盾不能马上认识到是提高心性。有一次挂师父的法像，先生不同意，而我非要挂，先生说：你再挂，我就给你撕掉。我说：你撕我就跟你离婚。先生气急了，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我杀了你。我说：你杀吧，正好业力全还了，说完眼睛对着他。然后先生转身走了。从那以后夫妻之间很僵，他每天看到我就绷个脸。而我那时也是，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学大法很开心，你愿意怎样就怎样。

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没把自己当作炼功人，遇到矛盾向内找，把它作为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一定要修好自己。

我每天回家都努力的要求自己要善，一定要善，就象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关心他，为我先生着想，家务活儿主动做好。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的能把握好自己了，他的态度也在改变。直到有一天，我对他说：以前对你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不管你怎样我都会对你好的。他怀疑的说：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怎么有点害怕。我说：是真的，不信你以后看。他发自内心的笑了。以后再遇到矛盾，我就用“真、善、忍”衡量自己，从此夫妻之间变的和睦了。

在对待女儿的问题上，由于还没放下名的执著，总希望女儿能出类拔萃，各方面都很优秀。对女儿比较苛刻，说话用命令式。

一次，女儿回来让签考试卷，我一看成绩不理想，一

那段日子，我经常是一个人半夜骑着自行车赶在回家的路上，那条路有一段很黑，没有路灯，又是半夜很少有人。这在以前，胆小怕苦的我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我如今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经常是一路鼓励着自己，想着师尊、想着法，一路顺风便到家了。神奇的是，时常会出现一辆或在前或在后的车慢慢的开，一直到有路灯的地方，就象专来为我照亮一样。我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心中升起无限的温暖与感恩。在这条回归之路上，何尝不是师尊时时呵护，为我们点亮前行的明灯，指引我们归航。

（三）花开在我家

零六年圣诞节，经受了一年多残酷迫害的母亲回到了家。此时，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形势下，周围的同修也陆续建起了几个家庭资料点，并走入了正规化，直接下载打印，资料更加美观，种类也多了起来，基本上能满足当地同修对真相资料及《明慧周刊》等的需求了。同时，真相资料中又多了一个利器——真相光盘。父亲就是在看了那些内容丰富、直观的光盘后，认清了邪党的丑恶嘴脸，感受到了大法洪传世界的那份惊天动地的震撼，消减着他那孤立无援的对绑匪恶党的惧怕。从这个小小的窗口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渐渐的，他从强烈反对转而也走入到了修炼中来。父亲开始修炼的那晚，我在梦中见到师尊的照片在朝我笑。

从父亲和周围亲属的变化，我看到了利用真相光盘救度众生的巨大成效。可是，光盘的数量太少了，一套盘要多少家轮着看，周转速度慢，而在新唐人电视在我区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它讲真相的作用和效果是其它真相资料难以替代的。我心里就想：我要是能拥有一台刻录机该多好啊！能多救多少众生呀！只这纯正的一念，慈悲的师尊再一次帮了我。两、三个月后，看似是父亲为我上中学的儿子买了台电脑帮助他学习，实际上我知道，这是师尊赐予我的法器！电脑安好了，可是却没装刻录机，同修出资买了一台，我与父亲商量要装上，父亲极力反对，他是被邪党吓怕了，深怕再被邪党抓住什么把柄遭到抄家、抓捕的迫害。几次商量未果后，我有些泄气了，甚至想放弃。

那天晚上我关着灯，静静的坐在床上，望着墙壁，我伤心落泪：我要是有一个家，有处房子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转念又一想：这个家不就是我修炼的环

境吗？父亲反对不是邪恶在利用他的怕心极力阻止我建这个资料点吗？是邪恶在怕呀！这不正说明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要尽快建起来吗？正法洪势正突飞猛进的向前推进着，不能浪费这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贻误众生得救，我怎么能被这些假相迷惑住呢？我要做的事是最正的，谁也阻挡不住！于是盘腿打坐，发出强大的正念：由师尊主导一切，谁说了都不算，只走师尊安排的路，我一定要把这个资料点建起来！就这样，经过不断的发正念，加上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儿子（支持大法，暂未修炼）的正义支持，一朵馨香的小花终于在我家盛开了。父亲也由勉强同意、限制刻录到后来看到他认为内容好的光盘会建议多刻一些，直至现在也会帮忙制作光盘。这期间无不充满师尊的苦心扶持，看似我们在做，实则是我们有了那个愿望，师尊便无条件的帮弟子创造机缘，从而最终成就我们。没有慈悲师尊的浩荡佛恩，没有大法的一路导航，我们又能做成什么？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台一拖九的拷贝机，同修们整体协调、整体配合、出资金、出人力，各类真相光盘源源而出，撒向千家万户，在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圆容着师尊所要的，大力的揭露着迫害、讲清着真相，尽绝的灭尽着邪恶。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与大法明灯的指引下，我们正一路搜救着可救的众生，稳健的前行在返本归真的大道上。

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合十！

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好走正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静修

参加外地的交流会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同修比学比修，深感差距很大。看到同修们家家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出去发资料，人人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众生。感觉外地同修们把当地的环境正的比较宽松，人人都做的很好，正行来源于正念，正念来源于大法，关键是法学的好，学法小组遍地开花。——本文作者

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问好！

向所有的同修们合十问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老弟子，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经

对此事我们切磋了一番，我村这个邪党支部是挂上号的邪恶，支部书记、公安员曾经带领乡派出所多次抓人、抄家，破坏资料点，没少干有损大法之事，为什么我村形势这么特殊，我们认为是因为我们走的正，按师父的要求做了，才改变了修炼环境，路走正了，正的场发挥了作用，师父也就不允许邪恶在这场中行恶，所以这次他们也没再造业，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

我是退休教师。奥运刚开始，学区领导、学校领导三人开车到我家，我见后心中很高兴，心想：他们是来听真相的，我一定要救他们，千万不能错过机会，并请师父加持。开始他们不说找我，说找我丈夫，真巧丈夫不在家，他们只好把实情说了。话题一切入，我就开始讲修大法前后身体及心灵上的变化，一直到在学校被抓一一道来。他们听的很认真，他们有明白的一面，到最后站起来说：“别上北京就行了。”我说：“放心吧！没事谁也不去那地方，抓住炼法轮功的活摘器官，把器官卖给外国人，一颗心脏卖多少万，多吓人啊！”

奥运期间，每天学校由值班老师给我打一个电话，看我在没在家。对这一举动，我没有反感，而是利用电话机这一生命，给同事讲真相，因为同事是我要救的众生。就这样奥运开了多少天，真相讲了多少次。听过真相的同事都表示感谢，牢记救命的九个字。我还到学校把几个校领导做了三退，其他同事也退的差不多了。

由于上面的压力，学区领导将丈夫叫到学校（我当时不知道）要我的身份证，丈夫对此事也不满，所以也没和我谈。可有一天学校打电话要身份证，电话是我接的，我说：“没收我的身份证违法，这是犯罪行为。对大法犯罪谁都跑不掉，都要承受偿还，我不能看着你们犯罪，谁要身份证让他来找我。”学校如实报了，可谁都没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学区找二儿子，又给大儿子打电话，妄想通过儿子收我身份证。儿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身份证交给人家拿几天再还给，我借此机会又给儿子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们如果你配合了他们你也有罪，这是在摆放每一个人的位置，这事你别管，我自己处理。邪恶招使绝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们会在师父的呵护下，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争取越来越成熟，兑现

成就大法弟子而存在，尤其反复学习师父《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更進一步明确了我们的使命。由刚开始来学法时怕人看见，到后来堂堂正正的出入，这是因为领悟到了师父讲的：“说什么常人有什么想法啊，常人有什么想法？常人想法多了。是你们在救他们，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自己得知道。”（《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

基点摆正了，放下了人的东西，才有了神的东西。奥运期间，邪党怕法轮功到北京上访，吓的搭窝棚，查路口，乡里天天开车来，气氛好“紧张”，可同修们都知道那是“回光返照”，丝毫没受到影响，中午照常学法。一同修来学法天天路过窝棚，可他们就象没看见一样。同修们由不发真相到学法后主动要，并且规定谁发哪段，不要重发（晚上发）。有时也到附近村庄去发，使那里的众生也明白了真相。

同修们天天到我家学法，刚开始我丈夫（未修炼法轮功）可能有怕心，不说话表情也不好看。我看出他的心思，就巧妙的给他讲真相，讲到以前邪党十七大召开前，在我县发生了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凡在我处取资料的同修都被抓，而且也有同修供出了我们，当时我正念足，没有怕心，时时出正念，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并且请师父加持，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因为走的正，师父和众神是在管的，所以不允许迫害发生。他听后觉的也是这么回事。再加上平时不断给他讲真相，到后来他不但反对，而且还很支持。有世人不理解，在他耳边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这里面有亲朋好友、邻居，都被他谢绝了“好意”，没有干扰过我们。

在奥运期间也出现了对同修的考验，一天下午正在学法，电话响了，我一接电话，原来是一同修打来的，电话内容是邻村一名大法弟子被抓，家被抄，同修们都听到了，立刻停止学法，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看的出同修们听到抓人没感到害怕，而是心态很稳。尤其在交“身份证”一事上做的很好，没有配合邪恶。其他村把学员的身份证都收起来了，没有身份证就交户口本，有的两样都要，并且天天到大队签名，出村请假，搞的很“邪乎”。可我们村的同修一没交身份证，二没签到，一路堂堂正正走过来了。

历了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全凭师尊的洪大慈悲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在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我逐步的学会了向内找自己，逐步的走向成熟。今天我把自己的部份经历写出来，见证大法的威严神奇，展现师尊的佛恩浩荡。

师父时刻在我身边

在二零零零年，我市还没有资料点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从北京往回带真相资料。北京站当时很邪恶，除了在警察的监视下一切物品都得在安检机上检查之外，在进站口警察围成一个扇面型的人墙，旅客都得从两个警察之间走过去，他们不顺眼的就会被带到一边翻包、查身份证，上车后经常会再次检查。

一次刚刚开车时间不长，乘警们开始堵住两边车门宣布例行检查，挨个翻包查问。我心里知道他们要查什么，我想我怎么办呢？说真话不能告诉他们我带的是真相资料，说假话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想到师尊的教导，不想说的话你可以不说，于是我拿定主意什么也不说，心想最好他们别动我的两个包。查到我跟前时，我冲乘警笑了一下，乘警也微笑着点一下头就翻下一个座位乘客的包了，旁边的旅客没准儿以为我们是朋友呢。

还有一次我坐在三人座的临窗口的位子上，有一家人带孩子看病，想给孩子换一个三人座的位置好躺着，和我对面的年轻人商量不成。我想我是修炼人，坐哪儿都无所谓，于是我主动提出我换给你们吧，一家人很感激。换座后我闭着眼睛背法时，有乘警查身份证、登记下车站名，没有带身份证的都被带走严加盘查。查到我这，我说我没带身份证，在某某站下车。其中一个乘警说：她是带孩子看病那家的人，孩子病重顾不上这些了。我立即想到这是师尊的安排，我帮助别人都不是偶然的，是为了关键时刻好帮我呀。

下车时，车一進站我就紧紧跟在列车员的后面第一个下了车。下车一看我就乐了，我坐的车厢正对着出站口，而且停靠的是一站台，不用走长长的地下通道。我走到检票口时，那些检票员正好从休息的房间往外走，我冲他们扬扬手中的车票，就走出了站口。后来有同修问我说：最近车站出站翻包搜查很紧，你怎么带出来的？我才知道我要第一个出站的念头是师尊打到我脑子里来的，师尊真的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否则这一个接一个的魔难险关，我怎么能平安

过得来呢？

同修在村口接我们

二零零一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了，由她传递资料的那一片就会失去联系，我不认识那个联系的甲同修，也没去过那个镇子。我想师父既然把我留在外面（当时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劳教），我就应该把该做的都做好。我终于找到一个认识那个镇子乙同修的同修，这个同修却说她因为和乙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访，乙同修的丈夫不欢迎她。我说你只要带我看到乙同修的家，你就可以回来，剩下的事情由我来办。于是第二天我们去了那个镇子，刚刚走到村口就看见乙同修迎面过来。原来乙同修在家里呆不住，正一边走一边想到谁家去呢，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师父让我来接你们呢。

很顺利的到了甲同修的家。见面一看，我们都笑了，原来甲同修和我在拘留所有过一面之交，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一个月，临出来的头一天甲同修从别的监号调到和我一室，我们曾在一起围坐交流。其实师尊一切早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就看我们悟到悟不到。

我传递资料一段时间以后，镇上的同修自己建立了资料点，这朵小花不但常年开放，而且越开越艳，从给同修传资料底稿用复印机复印，后来又协调一台电脑打印，后来同修又添置了彩喷打印机、刻录机，做出了各种精美的资料来救度众生。

甲同修文化成度不高，对大法那颗坚定的心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甲同修告诉我，一次一个从劳教所邪悟出来的人问甲同修：你以为你真的能圆满吗？这镇压这么邪乎，这法轮功啥时候能正过来呀？甲同修一字一个钉的回答：我没想过圆满不圆满，我就是觉的大法好，我就要修，就是一百年不正过来，我也要修！我被深深的震撼了，我马上在心里问我自己，假如形势真的一百年不正过来，我还修吗？我能象甲同修这样坚定不移吗？我把这件事也讲给其他同修们听，在交流切磋中找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在当时很邪恶的迫害形势下，大家以法为师，比学比修，坚修大法的心更加毫不动摇。

第一次修一体机

自从其他同修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资料点，由于一些原因我还是给大家传递资料。这其中经历了两次资料点被破

刊和资料没有落下，后来同修还帮忙买了复印机，同时又教给了我们技术（在此我谢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的同修）。很快我们的小资料点又有了眉目，自己做的真相资料又和同修与众生见面了。由于当时还不能上网，还是在县城拿版来自己做。有一次拿了版也没看，到家要打印了一看才发现周刊缺页。为了让同修及时看上周刊，当晚我和一同修又骑自行车去了十五里远的县城。现在基本上解决了周刊资料自给的问题。一个完整的资料点在师父的呵护下又建成了，我们真正体会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

救度众生的资料点有了，可同修们自从失去这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后心性掉下去了——资料不愿意发了，周刊不送家去也不找。面对同修们的状态，我和另一同修切磋多次，很为他们着急，只好资料有多少我俩都去发了，总不能让众生看不到资料呀！更不能看同修不动呀！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体学法，心性才能提高上来，大法的事谁都会做的。于是我俩分头找同修，告诉他们成立学法小组，可通知下到了就是没人来。正在我为难时，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光盘下来了，组织同修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参与集体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通过看、听师父的讲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在这期间全县有两次整体配合到县城发、贴真相资料，我们都参加了，而且完成的很好。

同修们心性提高了，都认识到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成立学法小组，开创学法环境，刻不容缓。我们马上成立了学法小组，学法地点在我家，开始我们定的一周两次，可是学起来以后，同修们都认为这样集体学法提高的快，所以在没更改的情况下，都自觉的天天中午到。最多时达到十个人，一般情况时是六、七人，从一点开始到三点结束，中间发三个整点的正念，晚上集体炼功（人多时五人），然后发完十二点正念再回家。由于我们大量学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法理逐渐清晰，首先去掉了怕心，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真正明白了师父说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正因为我们怕，中共邪党才存在着，正因为我们怕，这场迫害才延续着。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了怕，这场迫害也早就结束了。因为恶党是为我们而存在，为

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资料点出事是整体有漏，让邪恶钻了空子。我首先找到自己的不足，是遇到问题用人心对待，不站在法上考虑，为私的心很严重，其他同修也都找出了自己的很多不足，决心今后要吸取教训。同时又征求了个别同修的意见，有的说：“我们还应该再建一个资料点，不能等靠要。”可还有的同修说：“咱们这地方出了这么大的事，现在还没解决（指被迫流离失所的两个同修还没回家），做资料的事让别的村做吧！”

听着同修们的不同意见，我心想：做资料的事就该我们承担，如果我们不做是不是有一颗“怕”心障碍着，谁做谁就有危险？没有那个概念。我们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谁也不配来干扰。

主意已定，我来当协调人，负责向外联系，决心在短时间内建起资料点。可转念又一想，我有当协调人的愿望，可是再看看自己这个环境为难了。因为两个儿媳都上班，我身边带着两个孩子，孙女当时上小学一年级，孙子一岁多，还有个有病的公公需要照顾，这怎么行呢？这时师父的一句话“难中炼金体”（《神路难》）打开了我的心结。接着向内找自己，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围着自己转，这是“私”在作怪，这不符合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的法理要求，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再看看自己今天的健康身体都是大法给予的，我以前病魔缠身，别说做饭，吃饭都得别人端，更何况料理家务了，怎么过来的十几年没得病的我难道忘了么？如果不修大法说不定啥样呢。现在大法需要我时，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呢？我决心迎难而上，同时发一念，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了我做大法的事，我身边的人都是来受益的和我一定能够配合好。

在做的过程中，每当我一出门，首先把老人及上学的孩子安排好（能上午赶回来尽量赶回来），让别人帮忙，带着孙子上路，走哪带哪。如有天气不适，就把孩子交给同修照管。同修也帮了很大的忙，至于带孩子遇到的困难我就不一一说了。

在师父的呵护下，和同修们联系上了，我请同修帮忙解决《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的问题，每周去县城拿一次，周

坏，同修被绑架，我们在这过程中逐步不断学法，不断修正自己，慢慢开始走向成熟。走出人心的同修越来越多，真相资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资料点也逐步走向遍地开花。当时有一个新建的资料点，传来的一台旧一体机坏了，由于资料点的同修夫妇在本厂家属小区居住，不方便抱着机子出入，我决定出面修理这台机子。

和当初购买这台机子的同修一联系，同修说发票已经丢了，机子已经超过保修期，并表示该机子修也没啥大价值，扔掉算了，再买台新的。因为当时新机子得三千多元钱，又觉的机子也是一个生命，就这样把它扔掉很可惜。我决定送到特约服务部修理，看看情况再最后定夺。

第一天我把机子送到服务部说明了情况，放在那里。第二天去服务部接待我的人却说不给修理，让我立即把机子拿走，找其他人修理，我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厂家特约服务部，相信你们的技术，相信你们不会骗人才来的，你们却不给修理，那你们给我介绍一个有职业道德、不会骗人、技术又好的，你们是同行，知道底细。同时我立即发出正念，我决不再打车来回倒腾机子，就在这修理。过一会儿接待人员才又来跟我说，看你挺真诚的，这机子不会来路不明吧，从电脑上查，这台机子下生产线还不到一年，怎么能超过一年的保修期呢？还没有发票，我们是觉的不正常。我这才明白不给修理的原因，忙说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我们的发票确实不小心弄丢了，以为过了保修期呢。接待人员说机子先放这儿，还得研究再说，让我听消息。

回来后我立即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能埋怨同修如何，这里肯定有我要修的因素在。仔细找找，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怕心在捣乱，怕邪恶发现这件事，怕自己被迫害，机子坏了与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也有关系，静心学法少，自己当时干事心很强，没有真正修我自己。但是我会以法为师归正自己，决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世人干扰破坏。我明白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很想和周围的同修说帮我发正念，但是一想到上次另一个同修传这台机子时我曾经和同修说过发正念的事，有的同修认为不就是送一台机子吗？就是送机子的同修自己的事。我一边发正念，同时在我心中求师尊，加持加持弟子吧，弟子就是不想浪费同修们救度众生的救命钱，就是想把机子修好充份利用，我不为自己。

那两天我静心学法加强发正念，明确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有师在、有法在，我还怕什么。第四天我打公用电话询问此事，服务部说已经订购零件了，第六天我如约前去取机子，服务部接待人员说你很幸运，上面给你按保修期免费保修，不用交费。我忙说：谢谢你们！我心中明白，人说了不算，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对师尊的呵护的感激无以言表！

柳暗花明又一村

丙同修夫妇俩人都是大法弟子。一次我送资料时丙同修跟我说男同修如何如何，我告诉她：别把他当成你丈夫，他也是你的同修，为什么要按你的意愿改变他呢？多找找自己修自己，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了。说完我就走了。

隔几天我又去丙同修家有事，只见男同修在家。一会儿丙同修从里屋出来一反常态，一句话也不说，甚至连一眼都不看，好象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我知道女同修生我的气了。回家后我想我得找找我自已，我说的如果在法上，丙同修不可能这样。忽然我明白了，表面上我说的没有大错，可是我心里当时觉的丙同修和我没修炼前差不多，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欺负男同修老实。我嘴上没说出来，可是那个不好的物质场同修感受到了，我这不是在用自己的人心、人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吗？我们都是迷中修，我不知道他们夫妇之间的因缘关系，怎么能凭表面现象下断言呢？我下定决心再去丙同修家首先和她赔礼道歉，告诉她我不符合法理的想法。可是等我有事再去丙同修家时，丙同修恢复原来的热情，雨过天晴，啥事也没有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知道我向内找修我自己，一切师尊都给化解了。

后来在丙同修家成立了新的资料点，逐步的添置了电脑、彩喷打印机，夫妇俩同修配合很好，解决了周围同修真相资料的问题。紧跟着在丙同修家成立了几个人的学法小组，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遇到问题及时切磋交流，心性提高很快。丙同修夫妇原来学法都各学各的，现在集体学法、集体炼功、集体发正念、集体做大法真相资料，其乐融融，家中一派祥和。

找到差距 比学比修

前段时间有同修找我想去外地参加一个协调交流会，我当即表示不想去，理由是我法学的不好，法理不清晰，不想

定数量交给妻子，然后再利用星期六、星期日两个休息日再集中一大块时间专为妻子粘贴二十页到三十页邮箱，这样就基本能保证妻子一周的发送量了。儿子也是一样，平时把搜集的学生邮箱攒起来，周末回家时集中向妈妈提供。我们要合理安排好每天的学法、炼功、讲真相的时间，既要做好常人的工作，又要做好三件事，哪个都不能耽误。

两年来，我们天天不停的发真相材料和《九评》、“破网软件”，每天最少发二百多封邮件，已经发出十五万封。

当然，我们是修炼，不是在做常人的工作，不能简单用发真相资料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大法弟子修的好坏。但既然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并告诫我们“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身为师父的弟子，既然我们知道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有缘人，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救人更多”呢？虽然讲真相本身并不是修炼，救度众生的多少也与我们的圆满没有直接关系，但反过来说，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生命，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完全为了别人的新宇宙的觉者，他能象旧宇宙的修行者一样，只专注自己的圆满吗？这本身不就是旧宇宙的巢穴需要我们突破的吗？

心性局限，敬请指正，合十。

重建资料点

——继续走师父安排的路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静心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我是退休教师。回顾这一年的修炼历程，是学好法与重建资料点同步进行的。

二零零七年我们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痛。好在资料点资金被同修在恶警的眼皮底下，靠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和正念保护下来了（后来转交给了我），可是两个做资料的同修被抓（正念闯出后，流离失所）。

面对被洗劫一空的资料点，心如刀绞。面对怕心重重的同修，面对要救度的众生，思绪万千。今后的路我们应该怎样走？对于我来说，做资料一窍不通，别的同修也没参与过。我想，先不要着急做，应该和同修一起向内找，因

什么不能替他想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讲真相做的更理性、更智慧？另一方面，假如我法学的很好，正念很强，真的是为了救这位供应商而给他讲真相，他冥冥之中是应该能感应到的，他还敢用救他命的小册子为了几万块钱去威胁老板娘吗？

八、不断改善讲真相的方法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们学会了用破网工具上外国邮箱发真相资料的方法，使讲真相的效率有很大提高。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干扰。比如：刚开始发邮件时网路常堵塞，一个小时也发不出去一组邮件，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我和妻子一起对着电脑发正念，彻底清理电脑背后的邪恶因素，命令电脑好好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选择美好的未来。

另外，如何突破网络的文字过滤，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每次新的真相文章改好后，我们都要测试一下接收效果，分别在“雅虎”“新浪”“126”“163”等常用门户网站注册几个免费邮箱，给自己发邮件看看接收效果，确定没问题了再大面积往外发。有段时间我们的邮件正文只一句简短的话，用很吸引人的营销语言告诉收件人查看附件。这个效果很好，不会被当成垃圾邮件删除或被文字过滤导致乱码。但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回信，信中说 he 是一名打工者，收到了我们的邮件，非常想了解附件里面的内容，但因为他在网吧上网，没有办法打开邮箱。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在我们发的邮件中，有很多都是没有个人电脑的打工者，他们都在网吧上网，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邮真相资料，就意味着这些人都看不到真相资料，我们立即做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找到有效邮箱。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各类行业网站、招聘网站、商业网站或公司（单位）网站和黄页查找邮箱的，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几年前的信息或陈旧废弃的邮箱也在其中。所以在核实这些邮箱的同时，要尽量想办法判断这些资料负载的网页生成时间，时间距我们现在越近越好。

我们三人也有分工。比如我和儿子虽然都负责查找邮箱，但各有重点。因为儿子是学生，对校园生活熟悉，能通过校园论坛和其它各种方法找到学生邮箱，因此就让他来落实学生的邮箱；我负责其他各阶层众生的邮箱；妻子负责每天的发送。平时工作时我会把客户的邮箱搜集起来，攒到一

参与市里整体协调工作，而且我现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手头的证实大法工作还没做好，没有时间精力再做其它了。当时同修和我切磋，我从法理上并没有明白，只是觉的已经晚上十点多了，他们还要去找另一个同修，不能再晚了，同修也很辛苦，他们也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大法弟子整体协调好，我就决定答应了。

参加外地的交流会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同修比学比修，深感差距很大。看到同修们家家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协调人，人人都出去发资料，人人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救度众生。感觉外地同修们把当地的环境正的比较宽松，人人都做的很好，正行来源于正念，正念来源于大法，关键是法学的好，学法小组遍地开花。

和外地同修切磋，我认识到要想整体提高的关键是重视学法，协调建立更多的学法小组，让大家都能有一个切磋修炼的好环境。我原来讲真相觉的买耗材时，为了资料点安全不想讲，有时觉的带大包的资料不能讲，有时觉的现在重要的事情必须做没时间讲，有很多人心、人的观念障碍着自己，不能积极主动的去尽量救度众生。

回来后通过学法，认识到自己对什么是协调人在法理上不明白，内心深处有协调人得首先修好、不然的话法理不清，会影响一大片的现代变异观念的成份。其实有大法在，同修都会以法为师来衡量一切的，不是我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而是大法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应该干什么。而且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我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法小粒子，不在能力大小，就看你用心多少。

在协调中向内找修自己

开始时，由于听到一些传言，我对做协调的部份同修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但我认为我配合的不是哪个同修，而是配合证实大法工作。有一次我请一个懂技术的同修丁也来参与协调切磋，同修说不去，并说根本看不上这些人。当时我心里一愣，觉的这种想法不对。回家后我再想起这件事很纳闷，觉的这位同修平时法理很清晰，为什么会这么看同修呢？明显不符合大法法理呀。这时才悟到我应该先找自己，而不是第一念先去想丁同修如何，为什么这话说给我听呢？我找到因为我的内心深处也有相似的看法在，是师尊借同修这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把隐藏的人心找出来修掉。我知道

那几个同修又要上班、要学法、要做协调工作，很辛苦的，付出也很多，我更明确了一定要看同修的闪光点。

后来有一个做协调的同修由于受到邪恶的干扰而去了外地，于是就在那片的同修中换了同修戊来参与进来。我和戊同修只在一起切磋过一次，后来一直没有接触。根据从其他同修那里听到的一些情况，就觉的戊同修是不是不太合适。在学法后我悟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戊同修要走的修炼的路，也许这一步就是戊同修久远的誓约中的一部份。我就应该在这其中修好自己，和所有的同修协调配合好。在不断的集体学法、交流、协调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戊同修许多修的好的方面，该同修也是上班族，家中老人需要照顾，负担挺重，但是始终把协调切磋放在第一位，学法从不缺席或迟到，休息日还常常和同修去周围的县区协调一些事情。

该同修参与的第一天，就明确表示自己有一处新装修好的房子尚未居住，可以用来学法，而且位置比较居中，大家都不必跑很远的路了。我被戊同修那颗无私付出的心而感动，庆幸师尊让我接触这么多精進的同修，我惟有更加精進才是。

记得前段时间一次说起来某件事协调的过程，有一部份同修戊同修没有通知到，我就说都让戊同修“贪污”了，过后我悟到虽然当时是一句玩笑话也不对，那是党文化的东西，是我们大法弟子要抛弃的糟粕，怎么能用它来形容同修呢？在此我向戊同修致歉。我找自己为什么常常被不好的传言带动，说这些传言是不修口，为什么让我听到呢，我肯定在修口这方面做的也不好，有时还会附和两句或以自己的观念来下断言。其实事实有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悟到再不能让旧势力利用人心来制造矛盾间隔，整体协调起来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大的体现法的威力。

传九评劝三退别带人心

在广传《九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是一个修自己的过程。我由于有些原因做不到每天出去讲真相、做三退，只能是尽量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婆婆住医院我去陪床，我就给同病室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讲，医院里、存车处、来去的路上就可以发真相资料。婆婆去小叔子家的老家住，就给接触到的农村的有缘人讲。有一

一人。我想这不正好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嘛，就与他聊了起来。他是东北人，提起法轮功不陌生，但满脑子都是中共恶党的东西，对师父出言不逊。我严肃指正他不要乱说，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不可信，非典时没领教吗？明明北京的非典已控制不住了，可中共仍然派卫生部长向全世界拍胸脯：北京没有非典，到北京来旅游是安全的。来客不再说话，开始思考我说的话。最后我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他，我说能在这见面也是缘份，让他拿去好好看看，千万不能听信政府的谎言，要用自己的大脑去分析。他点头，把小册子揣进兜走了。

当晚，这位供应商去老板家见了老板娘。原来这位供应商一直与公司有矛盾。这源于公司总是压供应商几万元的货款不结算。供应商心怀不满又不敢发作，毕竟公司是个大主顾，得罪不起。供应商觉的今天是向公司挑战的机会，所以一進老板家便开门见山：今天，要么你们给我马上结账，要么我就去公安局举报：你们公司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宣传法轮功，这就是证据。他拿出我给他的的小册子给老板娘看。老板娘无话可说，答应马上把剩余款项全给结清，同时正告他法轮功的事到此为止，不许再对外人讲。

老板娘认为留下我早晚会给公司闯下大祸。第二天，我离开工作了四年的公司。分析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感觉今天这结果是我自己求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近一段时间我脑子总有一念：我与公司是不是缘份已尽、应该离开了？我应该去其他公司结识新的有缘人？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我非得以这种方式去结识新的有缘人吗？我们公司本来就人来人往，只要我能稳定的呆下去，不是一样可以不断碰到有缘人吗？我是不是在向外求呢？

再有，大法弟子无论到哪里都应该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带给众生的都应该是美好，怎么可能带给他们灾难、引起他们的怨恨呢？直到离开时，我还没有面对面给老板娘讲过真相。她对法轮大法如何想？由于我的失误，很可能使一个生命对大法产生误解，甚至有可能永远失去正面认识大法的机会。想到这我非常难过，我白白浪费了四年时间。实际上老板已多次提醒我，这里是公司，千万别惹麻烦。我为什么不能替老板想想？他是常人，他要经营好公司，要挣大钱，要成为企业家，这是他的理想。我为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全文发表，三退开始兴起，我立即给远方的弟弟打电话让他速来北京，在家看完全书。我对弟弟说，此事关系重大，家人的命运都系于此。命他带一本《九评》速返家乡传阅，家家都要传，人人都要看，一个都不能落，全都要三退。弟弟赶回去，挨家传达哥哥的话，《九评》轮流看，结果父亲在看完《九评》后，以七十岁的高龄同意我立刻代他发表退团声明。大姐一家、二姐一家、弟弟一家以及弟媳家族、姑表、亲戚凡能联系上的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因为亲人们坚信我和妻子真的是为他们好。

七、即使为了救人也要多替他人着想

我在一家私企工作，老板就是给我三千元的那位同乡。我利用一切机会给老板讲真相，他也愿意听，只是遇到不符合他观念的时候，他会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修炼当学术来探讨。由于我和老板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公司内部形成了一个以老板为核心的保护网，全公司上上下下百号人几乎都知道我的情况，但大家都有一种默契，不对外暴露我的身份，也不在我面前谈论法轮功问题。我则尽量利用我在公司的这种地位讲真相。我讲真相的方法就是当面讲，实在说不上话的就给他们真相小册子或光盘。

我们公司是娱乐服务业，员工流动性非常大，来去匆匆。所以我的抽屉里总是预备着小册子和光盘，遇到有缘人就递给他。老板也有所闻，告诫我：可以信仰，不可以布道。特别到了敏感日或节假日，更是提醒我：最近小心。或干脆告诉我：最近很紧。那又怎样呢？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任何事情都干扰不到我讲真相。

一天老板紧急约见我，大嚷：“你惹大麻烦啦，现在我老婆在我办公室闹呢，要我立即开除你。”老板的话听的我一头雾水。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老板说：昨天你在办公室跟谁讲法轮功了？你给他什么东西了？他把你举报了，连咱们公司一块举报了。说我们公司是炼法轮功的大窝点，光天化日之下，员工都在讲法轮功，学法轮功。

我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上午我的办公室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我们公司的供应商，长期向我们公司提供肉菜及其它食品，每个月都要来结帐，所以见过几面，虽没说过话，但算脸熟。昨天这位客户进来，正赶上同屋的几个人不在，就我

个弟媳的叔伯哥哥在外面做生意，我请弟媳把他约到婆婆住的地方，心想有钱人会不会不好讲啊，又觉的机不可失，我一定要救度他们一家，我先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讲清为什么要三退后，他的名字中带木字，我就说二木成林，三木成森，一家三口团团圆圆，你化名就叫林森，你妻子很漂亮，她化名就叫林娇，女儿是家中的宝贝儿，化名就叫林宝，大人退党，孩子退队，可以吧？弟媳的叔伯哥哥连声说好，很高兴的走了。婆婆先后换了几个保姆，来一个我就讲一个，她们不就是来得救的吗？

我一次去一个小区找一位同修，转来转去找不到那个单元门，想打听一下，恰巧遇到父母家多少年前的一户老邻居。我父母早已逝世，邻居也搬家多年没有联系，却在这儿意外相遇，热情邀我去家中坐坐。这不就是师尊把有缘人给我推到面前吗？我当然不能错过。老邻居是个老公安，我心里担心让他退党会不会很难。说会儿家常话，我就转入正题讲真相，老太太先听明白了，就劝老头退，我也发正念，没想到老公安表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党票还有什么用，退就退吧。说完如释重负的松了一口气，觉得很轻松的笑了，可能老人明白的那面知道得救了吧，才会这么开心。老人的小女儿、女婿也都在场，都做了三退。我悟到救度众生不能带任何观念，任何人心都是救度众生的障碍。

不被任何常人社会形势所带动

在中共邪党开奥运期间，整个市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连不是全封闭的小区门口，都坐满了带着红胳膊箍儿的老头、老太太们，凡是领社会低保金的都被叫来充数。我觉的那是常人的事，与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没受什么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乙同修来找我，说她被跟踪了，我还觉的不可能，我们都是一片的，我没觉的有人跟踪啊。我看乙同修有点心态不是很稳，就和她切磋后让她静心学法、发正念，她手头的资料由我来做，我来传递。我说：“可不是让你承认这些迫害，就什么也不做了，而是让你学法提高、讲真相的，把跟踪的人看成有缘份该救度的人，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当时还觉的自己做的挺对的，现在再回过头来悟一悟，就觉的自己还有漏，跟踪乙同修就等于跟踪我一样，我为什么不和同修共同面对呢，只是发正念是不够的，我应该

和同修配合共同去给这些不明真相的人讲清楚，效果会好很多。

我目前有时还把握不住机会，有时人心占上风就错过了，使本应该得救的众生失去了机缘。我不让人说的心虽然已经修去了一点，还会时不时的冒出来，有时很多事情还做不到象师尊要求的那样尽量安排好，常常把学法时间挤的很少，发正念效果有时也不好，有时还会放不下自我而固守自己的悟法，因而不能圆容的整体协调好。今天借此法会投稿，总结一下自己走过路，曝光自己不好的执著，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正走好，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圆容师尊所要的。

谢谢师尊的慈悲呵护！谢谢帮助过我的那些同修！合十！

平稳走好回家路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我结束了十五天的所谓治安拘留及两个月的非法监视居住生活，从老家回到北京。我人虽回到北京，可心情沉重。此次护法之行，让我看到了自己强大的执著和人心。我发现我变了，比过去人心多了，思想复杂了，正念少了。回顾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我恍如过了半个世纪。突然经历了这么多，突然面对各种新问题，突然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我第一次深深体悟到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艰苦性。我突然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本文作者

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感谢明慧网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十一年的修炼，我们虽然平平淡淡，但因为有幸赶上了宇宙正法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有幸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也就变的意义非凡。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九九七年得法，那一年儿子十岁。我们属于那种老老实实按照法去修，按照大法的表面字句去做，没有多少新鲜悟道，也没什么动人事迹的修炼弟子。在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日子，身为中国北京的大法弟子，我们凭

就是私，只顾及个人圆满，只要个人能圆满，其它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首先就要突破旧宇宙的理，按照新宇宙的理做事。作为家中的长子，我是不是应该多关心一下我的父亲、母亲？在我被劳教迫害时，他们担惊受怕，为我操碎了心。可是我关心过父母亲的身体吗？家里困难时我给他们邮过钱吗？俩老住院时我和妻子去陪过床吗？这些负担都落到了大姐、二姐、弟弟、弟媳他们的身上，那么从他们的立场看，我们这个修炼之家算什么？算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吗？他们心里能信服吗？

我和妻子悟到：救度亲人，我们必须先修正自己。首先我们意识到要开创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让亲人从高度紧张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我们的生活担心。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找到一份月薪五千元的工作，妻子的小时工也有了稳定的客源，从此我们家有了稳定的收入。家族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从此以后不再过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过去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现在每周最少一个电话，向父母问寒问暖，逢节假日或俩老的生日就给老人家邮钱，虽然千儿八百的不算什么，可老人们看到了我们子女的一片孝心，特别是看到了我们安定的生活。妻子主动邀请父母亲、大姐、二姐、弟弟选择合适的时间到北京来做客。他们走马灯似的轮流来访，看到干干净净的客厅、卧室，看到厨房里整齐的锅碗瓢盆光光亮亮，冰箱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全家人都健康、乐观，他们高兴，他们说现在很放心。

大姐恢复了对妻子的赞赏，奇怪妻子过去那么娇小的体格，为什么现在这么满面红光，什么活都能干？妻子说：这就是修大法的好处呀。如果不修大法，大姐您想想，我们三口人这么多年来在北京生活，既没户口，又没工作，又没医疗保险，光治病就得花多少钱哪，可我们连一分钱都没花过。妻子由自己的身体变化，讲到天安门自焚造假案，讲到全世界有八十多个国家都在学法轮功，讲到几十个国家在起诉江泽民。大姐不再反感妻子的讲真相，相反听得津津有味。大姐本身是在院校教政经，对社会世事有许多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中共的许多造假早有耳闻，现在听妻子这么一说，更有了兴致。最后看了自焚真相光盘，大姐震惊，相信我们法轮功真的是被冤枉的，是被中共陷害的。大姐明白了真相，嘱咐我们：好好在家炼，注意安全。

从被迫害的劳教所一出来，大姐就对我诉说对妻子的不满。在我被劳教迫害期间，妻子连续给大姐邮法轮功真相资料，劝她也不听。妻子的做法让大姐非常吃惊，甚至愤怒。在我们家族中，妻子历来以善良、温柔著称，威信特别高。这源于妻子对儿子的深爱，对丈夫的体贴，对公婆的孝敬以及对家族亲戚的亲切温和。大姐对我说，你已经劳教了，你媳妇再出事你们家庭怎么办？你儿子怎么办？你们大人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去牺牲、去坐牢都没关系。可是你们不能坑孩子呀，他还要正常生活。

我惊愕的是我们家族不仅仅是大姐一个人持这个态度，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所有的亲戚现在都是这个态度。过去在我没被劳教迫害之前，亲人见面还能听我和妻子讲讲法轮功的事，甚至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理解和同情。可现在，由于担心我和妻子的安全，他们不再呼应我们，不再听我们的任何说明，以各种方式否定我们的选择，给我们泼冷水。我发现，亲戚们对我们安全的担心，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法本身的关注，这与我们想给亲人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由于我们的被迫害，使我们的亲人对大法产生了不同成度的抵触情绪，这是我和妻子始料不及的，给我们讲清真相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做个好人，而不是在局部或某些地方。比如我们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可能会注意自己的形像，尽量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已；可是在家族中，在亲人面前往往因为都是家人，反而容易放松，容易陷入常人式的思维模式，用常人的手段处理事情。其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不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状态，不象一个好人。那么，不做好人何以让亲人信服你、认同你，从而被你救度？

向内找还发现在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有个误区：只关注自己的修炼层次，不顾及亲人的感受。这种心态就会把我们与众生隔绝开来。比如，当我与妻子坚定的为维护大法去上访的时候，在我们的亲人看来我们对家庭、对亲人不负责；明明我们大法弟子在为众生付出，为众生得救牺牲自己，可常人却认为我们是一群只顾自己提高层次、不管别人的自私自利者。

旧宇宙的理严重障碍了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个理

借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闯过来了。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

一、我们经历的“四·二五”

我们全家是一九九九年“四·二五”的亲历者。前一晚集体学法时联络人讲了一件事，天津的大法弟子被公安无理抓捕，明天法轮功学员要去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上访活动自愿参加，其他人不得干涉，不得强求。我和妻子交流这是考验大法弟子的时候，维护大法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义务。问儿子，也想去，全家决定一起去。

四月二十五日一大早，全体同修在炼功点集合，没人迟到，没人退缩，上到八十岁的老年同修，下到十二岁的小弟子，大家都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脸上都挂着温和的微笑，没有紧张。

早晨六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了中南海。这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学员，大家沿着马路沿儿顺势排列下去，静静的站着，没有喧哗，没有标语，没有口号，象天兵神将，突然降落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

我和妻子、儿子站在队列的最前面，因为早晨出发时不清楚要呆多久，所以连食品和饮水都未来得及购买就匆匆上路了。儿子陪我们直直的站了五、六个小时，过程中他没喊累、没喊渴、没喊饿，他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今天是与同修们一起来护法的。这时有同修拿出矿泉水和面包以及其它食品，大家站着匆匆进食，互敬互让，算是午餐。同修们商议让体力弱的同修或站的太久的同修，从前排换到后排休息，凡站到前排的同修一定要保持大法弟子的美好形像，不能七扭八歪。

马路上的人越聚越多，很多路过的常人围观。个别路口开始出现拥堵。这时有大法弟子主动站出来疏导交通，把路上的行人往路边引导，在大法弟子的队伍里收集塑料袋、矿泉水瓶、纸屑等等，把这些垃圾都集中起来放到垃圾袋里然后扔到垃圾箱。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被这场面吸引住了，他们搞不明白这是一群什么人，都静静的站在这里，人虽然很多但秩序井然，没人抽烟，没人喧哗，场面祥和。有好奇的人问，“这里在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聚集在这里？”大法弟子们就善意的给路人讲事情的缘由，讲什么是法轮功。有很多中国人就是在这时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在

这些询问的人群里，也可明显的看出有许多特务混在其中。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特务，只要问起什么是法轮功，大法弟子们都会心怀慈悲的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有神奇的疗效。这时在队伍的另一头有骚动，很多同修手指天空说有法轮。大家顺着手指的方向，仰望天空，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法轮，非常漂亮的法轮。这神圣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激动不已，因为此刻师父一定在看着我们北京大法弟子，鼓励我们做好。大法弟子们忘记了一整天站立的疲劳，依然静静的守在原地，尽管我们不清楚还要站多久。

眼前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在这些车流中，渐渐的我们发现了一些异样的情况。这些小车通常开的较慢，来来回回在我们面前反复往返，透过摇下的车窗我们能看见车里面有人对我们拍摄，他们缩在狭窄的车里肩头上扛着工具缓缓拍摄，还有的汽车里则有人向我们拍照。我们能感觉到闪光灯的明灭，一开始很多站在前排的人有点紧张，每当看到有拍摄的车过来就把脸转过去给他们一个背影，大家清楚这是安全部或公安部的特务在工作。可后来大家的正念越来越足，你不是要拍摄吗？我们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堂堂正正，我们不怕拍摄，眼光正视拍摄的人。

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接到通知：立刻撤离此地。历史上著名的“四二五”，经过万余名大法弟子一整天近十五个小时的和平上访，到此结束。几分钟内我们便离开了。

二、我们经历的“七·二零”

“四·二五”和平上访，使许多世人一夜间认识了法轮功，社会上流传各种传说，原本是与世无争的修炼团体，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北京的大法弟子明显能感受到在“四·二五”都不曾体验过的内心沉重，大家总觉的这事不会就此结束，好象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哪怕是天塌地陷，我们都要站出来维护大法，当时大法弟子之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即使砍头，身子还在打坐。”

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炼功点有消息传来：昨晚政府开始镇压了，听说全国统一行动，各地辅导员抓了很多。大家都震惊，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们该怎么办？同修们简单的进行了交流，一致认为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大法弟子们能否圆满，能否走出人，现在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向师尊交出

滚瓜烂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我们各自选择了互不相关的二十个邮筒，它们分属不同的邮局，作为投递信件的首选邮筒，然后每周一次按照顺序在这二十个邮筒之中轮番选择十二个不同的邮筒投信。

因为我们是手工书写，而且要集中在星期日一下处理这么多，所以不合理分工是不行的。我的任务是一大早开始就要改写信的内容，因为是针对常人讲真相，所以要根据每周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社会焦点问题当素材，根据常人不同的执著有针对性的写真相文章。文章的内容就一页，A4的纸张通过扩增横格与竖格增加文章的容量。文章改好后，妻子负责打印，接着折叠，塞进信封，封口，贴邮票，这些都是妻子和儿子的工作，我还要抄写六十到八十封信封，剩下的信封是由妻子和儿子分担。主要是考虑不能用同样的笔体，每个人要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笔，力争写出三种不同的笔迹。这样的结果就是九个人的笔体，即使我们的信件在一个邮筒里同时出现五封，也不会让人怀疑。

另外，我们对收信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用含糊地址，也不用含糊名称。所以平时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详细的通讯录或购买政府黄页等都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如果收信人的名字不明确，我们宁可不写，我们从不用“负责人收”的方式写信，要写就一定是真名实姓。我们的想法是了解真相对每个生命来说，都是千万年等待的唯一大事，也许我们的真相信是他唯一了解真相的机会，因此比高考录取通知书和汇款单不知要珍贵多少倍。所以一定要指名道姓把真相信发到他本人手里。

一千封信很快就发完了。我们继续发。走过了春天，走过了夏天，走过了秋天，走过了冬天；然后又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我们从一个星期天走到另一个星期天；从一年走到另一年；无论风吹雨打，无论雪飘日晒，我们幸福的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脚步轻盈，面带微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想起和平年代那些老大法弟子们，都是利用星期天在路边洪法、教功。师父，我们是您的弟子，听您的话，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平稳的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从二零零一年九月到二零零六年九月，我们一共耗时五年，用近二百五十个星期日，向全国各地发送近三万封真相信。

六、救度亲人也需要先修正自己

我们去过天安门广场

我们为大法坐过牢！

.....

问题找到了，头脑清醒了。我们必须立即改变自己的状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扎实修炼，平稳做好三件事，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和妻子决定采用信件讲真相的方式。一方面，我们觉的通过书信给众生讲真相，对收信人而言，私密性好，不必担心被旁人看见。中国人由于受政治运动迫害太多，都有一种本能的保护自己的意识，即便自己不修炼法轮功，也不愿意在大庭广众面前看法轮功材料，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常见有同修写体会文章谈到常人在接到真相材料后随手就扔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时候他不一定是真的不想看真相材料，而是不想在公开场合看。独自一人时，中国人什么都敢看。看了真相信，无论收信人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最起码他有一次独立思考的机会，可真实的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从讲真相的角度说，邮寄信件讲真相相对安全、隐蔽，可以按部就班的有计划的长期做。

我们的目标是发一千封真相信。当时我们幼稚的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不抓紧就来不及了。准备工作包括：购买邮票、信封、浆糊、写真相信、打印，然后在我的名片夹找第一批发信对象。随着发真相信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的流程也越来越专业，环节也越来越细致。比如现在很少人写信，一下子买几十枚、几百枚邮票自然引人关注，更何况我们是月月买，年年买，怎么办？我和妻子分工，分头去不同的邮局买邮票。她去过的邮局我再去，我刚去过的邮局她再去；如果去了刚去过的邮局，只要不是上次卖邮票的工作人员就没关系。我让妻子打扮的尽量象个公司白领，买邮票时要收据，单位写保健公司、咨询公司、培训公司等等，我们一个月要消耗五、六百枚邮票。

我们每周发一次信件，发信日定在每周的星期日，每次发信的数量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封。发信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我，由城市的北边向城市的南边推进；另一路由妻子带儿子由城市的东部向西边推进。我们事先通过查看地图，实地考察，对沿路的邮箱做了详细的记录。在哪里坐几路车，在哪里下，在哪里倒车，在哪里步行，我们各自都背的

答卷的时刻。我们决定立即去上访，向政府反映情况。

回到家，把情况对儿子说明，尽管他还在念小学，但我们认为参与护法的事，修炼圆满的事，大、小弟子没有两样。儿子要和我们一起去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公交车上，妻子告诫儿子：一定要抓紧妈妈的手，万一人多把我们冲散了，你一定要跟着其他同修走。爸爸妈妈如果不在了，大法弟子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明白了？儿子说：明白了。

国家信访局安安静静的没有人，听说两小时前这刚刚绑架走好几大车的上访大法弟子，不知道人现都被抓到哪里去了。七月的北京炎热而又沉闷，我们汗流浹背。这时接到消息，说同修甲、乙、丙已经被绑架了，通知我们迅速赶回炼功点与其他同修会合。傍晚我们一家三口与炼功点同修直奔北京市委，然后去天安门广场。

一到广场，感觉气氛遽然紧张。几辆警车在广场上来回巡逻，随时停下来拦截游人。虽然已是夜晚，但广场上依然三五成群、人来人往。感觉这些游客都不象是真正的游人，而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大法弟子。恶警搜身、翻包、呵斥、辱骂、殴打，态度蛮横，气焰十分嚣张。我们十几位同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坐在广场中央，分析当前的形势，商议着对策，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屠杀已经开始。

大家商定：明天一大早全体同修一起再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七月二十二日一早，我们刚在信访局附近下车，就看见成群的警察已经分布在国家信访局的四周各个路口，凡试图靠近的人都要拦截，大声斥问干什么的，只要看见拎包，便毫不客气抢夺下来，翻出兜里的东西，扔到地上。大批的大法弟子从四面八方这里聚集，不多的功夫这里就形成队列之势迅速从东排到西。我们一家三口紧紧挨在一起，与同行的大法弟子站好队列。大家默默的站着，没有口号，没有标语，就象“四·二五”我们上访中南海那样。但大法弟子们的表情是坚定的。

这时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捣乱，试图制造混乱冲散队列，有人突然高呼口号，有人喊打人了。队伍开始呈现混乱局面，理性的大法弟子赶快站出来高喊：同修们不要乱，站好队列！千万不要乱。我们是来向上级反映问题的，不是来闹事的。大法弟子臂挽臂，形成铜墙铁壁，绝不让别有用心的人冲乱了我们的队阵，更不允许浑水摸鱼的人，在我们大法

弟子中间制造“动乱”的假相。大批的警察已经对大法弟子形成包围之势，双方对峙几个小时，中午来了几辆加长的公交车，把所有上访的大法弟子推上车然后拉到郊区。大法弟子们一路背诵师父的经文。我们被拉到丰台体育场，后又被拉到一个乡政府大院。下午三点整，政府人员给我们放电视节目，中共向全世界诬陷法轮功和师父。

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电视上攻击大法和师父的那些事例是真的是假的？面对这么猛烈的邪恶攻击，我们需要充足的证据说服自己：法轮功是最正的，师父是最正的。我们静心学法，与同修交流，心中对师父、对大法越来越坚信，正念越来越足。我悟到：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大法在人间洪传。既然我们选择了大法，那就应该做大法的守卫者，与大法同在。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怀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的善良愿望，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去之前我们就听说信访办已经变成了公安局，全国各省的公安人员在现场蹲坑，非常恐怖，但我们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我们的念非常纯净，就是想告诉世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们的师父是清白的。我和妻子刚走到信访办附近，就被蜂拥而上的大群便衣警察包围。他们把我和妻子分开，大声质问我们是哪里人，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为什么到这里？混乱中我和妻子被冲散，我被几人非法关进信访办大院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妻子不知所终。一名警察象审问犯人一样恶狠狠的问我的姓名和住址，然后给我们老家驻京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派人把我带走。

三、师父，我们来了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我结束了十五天的治安拘留及两个月的监视居住生活，从老家回到北京。我人虽回到北京，可心情沉重。此次护法之行，让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执著和为早日回到北京与妻儿团聚的人心。此时炼功点的同修都在酝酿除夕夜去天安门广场护法的事儿，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大法弟子经常聚在一起切磋、交流。我因为刚刚获得自由，而且是以一种不正的方式换来的自由，因此颇感身心疲惫，想缓一缓再说。加之刚接了件翻译活儿，三千元的翻译订金都领了，剩下的七千元只要翻译一完马上支付。我想哪怕先把翻

吗？妻子和儿子最后是否被遣送回乡，怎可能是警察说了算呢？

我说：“作为老乡，我真诚的欢迎你们来北京，但今天我不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你们，就是因为我不能向你们做任何保证。我是大法弟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师父的要求，而不是按照你们的指令。我妻子和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北京警察抓他们本来就不对，希望你们秉公办事，让我们全家在北京过一个团圆年。”我的心非常平静。一旦放下了情，一切都变的特别简单。老家警察撂下电话转过身，就象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妻子说：“你们回家吧，以后在北京生活要小心。”

五、邮寄信件

我和妻子曾陷入彷徨。一方面身为大法弟子，当大法被迫害、师父被污蔑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挺身而出，可动辄被抓、被劳教、被判刑的残酷现实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该怎么办？今后的修炼之路该如何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四·二五”轰轰烈烈大场面护法的情结，还燃烧着天安门广场高展大旗的悲壮豪情，总觉的那才是大法弟子光明正大的护法行为，而对那些撒传单、贴标语、发真相资料等讲真相形式，还不能马上接受，总有一些不屑的情绪。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师父发表新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和妻子反复学习，久久难抑心中的激动。师父给了我们全宇宙最最响亮的名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为正法而来，是为助师而来，绝不能再象过去的修炼人那样，仅仅为自己的圆满而修炼。我们深挖自己：

为什么痴迷轰轰烈烈的大场面？

为什么崇尚“大义凛然”？

是不是有“英雄主义”的情结？

是不是在用“人”搞运动的热情

在证实法、救度众生？

我们是在证实大法吗？

我们是不是在证明自己？

你看：

我们参与过四·二五

我们参与过七·二零

我们去过国务院信访办

修炼大法之前，我在老家交了许多警察朋友，对他们的职业特点和性格特征非常了解。他们喜欢豪爽的男人，讲哥们义气。我第一次离开老家时为什么会给公安写保证？不就是因为能顾及我的家人在北京，觉的把我一个人放在老家不够人性，同意让我回北京与妻儿团聚。我被感动，动了人心才写了保证的吗？

为什么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是被人心、人情带动？妻子目前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任何事情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如果我能从修炼的角度看这件事，那结果会大不一样。妻子以她的慈悲、善良给警察讲真相，让他们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唤醒了他们生命中本真的一面，使他们选择了帮助大法弟子，给自己开创了美好的未来，那不是救度他们吗？他们为此该有多么美好的未来？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超常的事，怎么可能用常人的手段解决呢？换句话说，妻子和儿子能不能留在北京过年，那能是几个老家来的警察说了算的吗？这一切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我意识到自己应以一个修炼人的正念处理此事，而不是相反。

我明确告诉妻子我不能去见老家警察。警察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们？害怕吗？”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见我？是想见见面吗？”警察终于说出实话：

“不瞒你说，这次出来前局里有指示，就是刚放出来的法轮功一定要写保证书，不写保证书的一律不能呆在北京，必须跟我们回去。上面有压力，北京出事，要找我们地方算账，所以请你理解，能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说能理解你们的处境，但不能配合你们的工作，更不能写保证。我是一名修

“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没做坏事，我向你们保证什么？警察说，你不要为难我们，我们只是办事人员，你什么都不写，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不就是几句保证吗？你写了该炼你还继续在家炼，只要不出来闹事，大家日子都好过。我们真的不想为难你。但你也别难为我们。何况你的妻子和儿子……警察终于露出了利齿，想用妻子和儿子逼我就范。这时我的脑子已非常清醒，心中全是师父的法，听警察在讲妻子和儿子的时候，我的心一点没被带动。我想妻子和儿子都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当然有师父的法身在管，怎么可能由着我来左右？放下各种心，放下各种执着，听从师父的安排，不正是此时此刻需要我做到并需要我树立的坚定的正念

译活干完，把这笔钱挣到手再去护法也不晚。

我发现我变了，比过去人心多了，思想复杂了，正念少了。回顾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我恍如过了半个世纪。突然经历了这么多，突然面对各种新问题，突然要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我第一次深深体悟到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和艰苦性。

我突然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过去我读法时从没想过法里面的内涵，从未体验过法背后的因素。师父慈悲，想把我们这些低能的生命还原到高级的生命，师父把宇宙谜底告诉我们，启悟我们，领我们回家。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师父还要让我们这些低级生命觉的这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是我们自己经过努力实现的，而不是师父直接把我们放到那的，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返回家园。我流下难过的眼泪。师父啊，我对不起您的慈悲苦度，原谅我这个悟性太差的弟子，今天才明白一点点“师父”的涵义。我相信您对宇宙众生的承诺，相信您一定能带我们回家。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护法。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感觉放下了生死，心一下子变的轻松，象卸掉几百斤重的包袱。

妻子也决定去广场，让我又起人心，我希望家里有人照看，都冲上去了，儿子怎么办？妻子态度坚定，一定要与我去广场护法。她也是大法弟子，她当然有责任象每一个真修弟子一样，在大法需要的时候，勇敢的站出来，而不是去维护自己的小家。

除夕下午，我们为广场护法做最后的准备。妻子负责把儿子送到同修家。儿子还小，带他去广场太危险，我们不知道晚上广场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开枪。如果把儿子托付给父母，父母一定会怀疑，大过年的为什么把孩子扔下不管？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儿子托付给同修。儿子很听话，当听到妈妈也要与爸爸一起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说，点头应允妈妈的安排，一个人去陌生人家过年。这位同修是其他同修介绍认识的，我们也不熟。安排好儿子离开的时候，妻子突然有点心酸，看着孩子站在两个陌生人旁边向自己招手，妻子想对儿子笑笑，眼泪却流下来。回家的路上妻子的脑子闪过一念：假如一回家就听老公说我

们悟偏了，今天我们不去天安门广场了，那该多好。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干扰，是人心往上返，立即抑制它，正念正行。

我则带着未完成的译稿和三千元定金去见老板。

老板说：“为什么不能译完？你没有时间了吗？”

我说：“是，今晚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

老板说：“这三千元你拿着吧。”

我说：“这不合适，我并没有完成翻译。”

老板说：“广场完事后你接着翻译不就成了吗？”

我说：“我回不来了。”

老板说：“我等你回来。”

我说：“谢谢。”

我把钱放进衣兜，明白是师父在借老板奖励我，而且明确点悟我去天安门广场护法是可以回来的，甚至回来后还可继续翻译工作。可由于我当时悟性太差，没听明白师父的点悟。

除夕夜十二点整，我们要在广场展开大法的旗帜，我的位置是东北角，按照约定我要在这个位置上与其他扬旗的大法弟子连成一体，形成一道人墙，保护圈里的大法弟子集体炼功。我把绣有“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的旗帜叠好塞进怀里，捆在身上。

晚上十点我们赶到广场附近的老舍茶馆，边喝水边观察广场四周的动静。十一点三十分我们出去散步，向前门方向走去。十一点五十五分，我和妻子叫了一辆出租车，进了广场。我们在广场东边下车，疾步迈向广场中心，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很多，有的三三两两结伴漫游，有的成群结队照相留影。我和妻子已经跨进广场内，看表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迅速把手伸进怀里，掏出大法旗帜，向空中扬起，内心在呼唤：

师父——我们来了！

您的弟子来了！

我们要向中国、向世界、向整个宇宙宣布：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与大法溶为一体，身体象羽毛般轻盈，没有恐惧，没有紧张，只有内心涌起的一股股强大的慈悲和自豪。我向着广场东北角奔跑，双手高擎着大法的旗帜，呼啦啦在头顶飘扬。几名恶警向我扑来，我迅速

闪开，继续奔跑，大法的旗帜伴我飞扬。这时从广场另一侧又蹿出几名便衣，前堵后截将我团团围住，瞬间把我打倒在地，疯狂的对我拳打脚踢。奇怪的是我竟没有一点感觉，觉不出来疼，好象我的身体突然与我分离，变成了别人的身体，恶警们仿佛在殴打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生命体。这简直太神奇了。后来妻子对我说，当时她的眼睛就突然看不见了，尽管她就在我身边，可奇怪的是她竟没看见便衣是怎么殴打我的，好象被突然蒙上了一样，没看见这恐怖的一幕，她只听见我被打倒在地“咚”的一声巨响，脑子一片空白。

四、当妻子和孩子被绑架

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前夕，妻子和儿子在家里遭北京公安绑架。那天是星期天，我在公司加班，躲过了这一难。刚听到消息时，心里很紧张，可马上就冷静下来。我感觉妻子正念很足，不会有什么大麻烦的。果然第二天下午，妻子就在老家驻京办事处给我挂电话。原来，头天下午几名片警根据举报闯进我家，搜了几本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就在家蹲坑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开。他们本来是想绑架我，但这之前因为我在单位给妻子挂了个电话，妻子告诉我家里来了几位朋友在等我，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一夜没回家。公安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派出所审问了一夜，第二天把他们交给老家驻京办事处，命令地方警察把人带离北京。

妻子给老家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讲我们都是好人，在家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来绑架我们，要把我们轰出北京。老家警察对妻子的遭遇很同情，他们说已经听说过很多法轮功的事了，他们承认法轮功都是好人，他们尤其对北京警察的霸道愤愤不平。“既然你们没出去炼功，他们凭什么抓人，随便遣送？”老家警察很爽快就答应妻子要求留在北京的要求，他们不准备执行北京警察的命令送妻子和儿子回乡，但要求妻子立即搬离原来的住家，否则再被人举报大家可就都麻烦了；同时要求我必须去老家驻京办事处与他们见一面。

从常人的礼节来说，我觉的我是应该去一趟办事处与警察见面的。警察能体谅我们都是老乡，在北京混不容易，照顾我们，让妻子和儿子留在北京过年，我作为妻子的丈夫能不表示谢意吗？吃顿饭买点礼物答谢答谢也是很应该的呀。实际上我也有此意，内心对老家来的警察非常感激。在